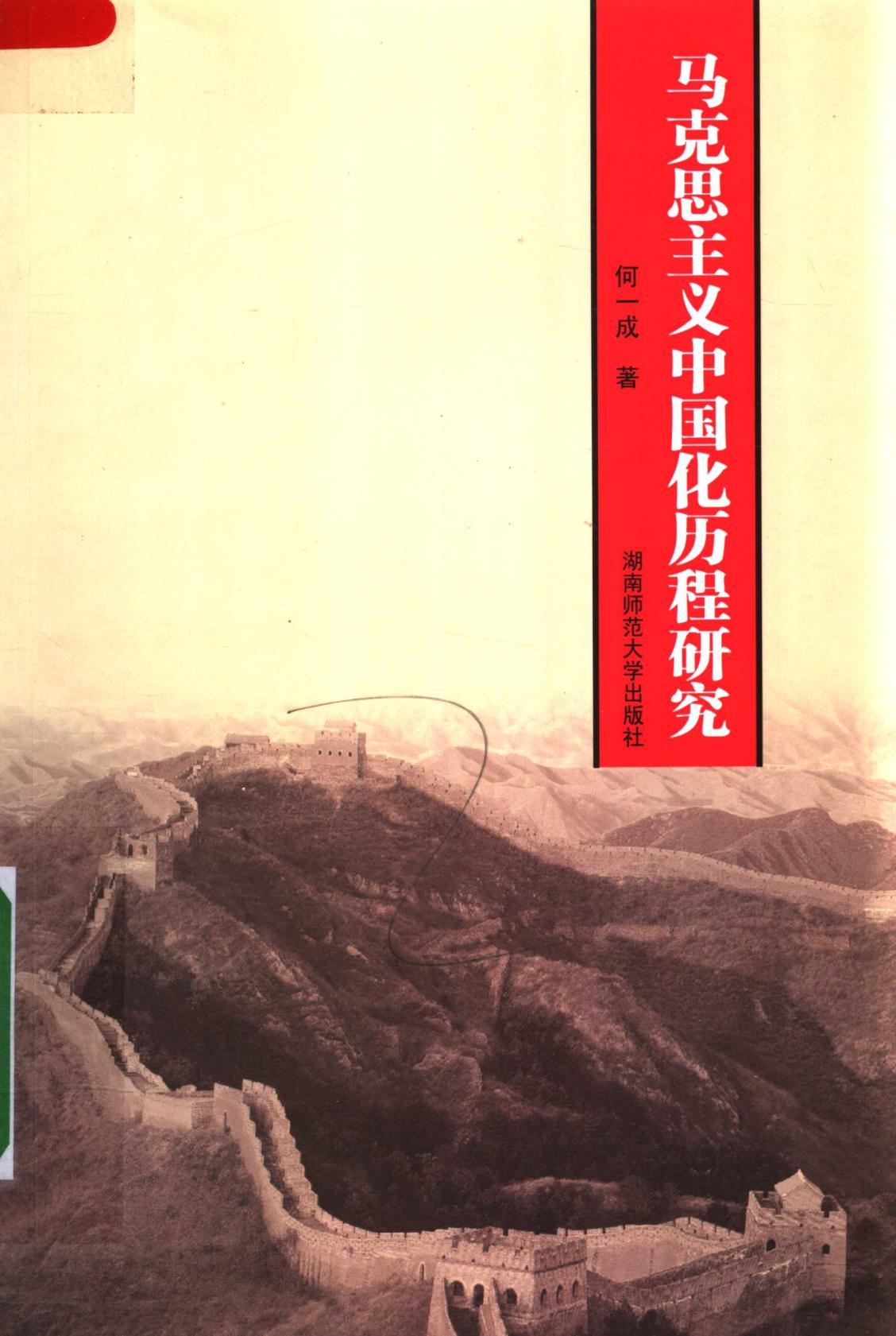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研究

何一成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D61/118

2007

湖南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资助出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研究

何一成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研究 / 何一成著.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 - 7 - 81081 - 790 - 5

I. 马... II. 何...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1492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研究

何一成 著

◇责任编辑：曹爱莲 曾剑俊

◇责任校对：胡晓军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press.hunnu.edu.cn>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70 × 960 1/16

◇印张：17

◇字数：220 千字

◇版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81081 - 790 - 5

◇定价：20.00 元

目 录

绪论	(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的奠定	(23) 1
1.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呼唤	(24)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5)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69)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确立	(112)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	(113)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开展	(124)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概括	(13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形成	(146)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147)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形成的依据	(154)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主要内涵	(164)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主要特点	(184)
1. 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态度	(184)
2. 鲜明的民族本位思维方式	(199)
3. 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题	(207)
4. 在突破苏俄模式中实现“中国化”	(211)
5. “始于毛、成于邓”的理论创新	(216)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基本经验	(231)
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32)
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和实践品格	(235)
3. 坚持与时俱进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248)
4. 坚持沿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258)
后记	(263)

绪 论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8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规律，对于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往开来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中共党史教育和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也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它从 19 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已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这些变化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程度同步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发展水平的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将一个连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的中国变成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雄辩地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所在！

究竟是什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呢？人们的理解尽管仍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在主要方面还是基本一致的。比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国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带有中国民族特色，并有新的理论创造，或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新鲜化；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敢于承认

和放弃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已经过时的论断、原理和原则，结合新的实际创造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或精髓——立场、观点、方法——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以外，还包括西方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选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的关系等多层面的问题；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实践过程，也是中国人民的世界观由自在到自为的提升过程，或者说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中与时俱进的过程，还有的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也有的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从不同的层次和方面来理解，基本含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现实的、历史的和传统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又要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在不断破除教条主义中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当然，也有人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同化（即所谓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或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诠释为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曲解为实用主义式的随意套用，甚至说成马克思主义“封建化”；国外更有学者公开指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扭曲和变形，甚至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粹主义、“权力斗争需要”、为了树立毛泽东的权威等。从学术的意义上看，这些大相径庭甚至根本对立的看法，其实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趋同性，即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一个过程来对待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来就是一个过程，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过程，还是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而且是

不断产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过程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科学与哲学思想融合的过程，还是中国革命（包括改革）和建设实践在理论上不断升华的过程，更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创新过程，它已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引导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变成为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预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挑战（包括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挑战）及其发展趋势，都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主要是一种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揭示更多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一般性和共性，没有也不可能对矛盾的特殊性、个别性进行全面、具体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是欧洲人，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改造中国社会提供现成的答案或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在具体地说明中国实际时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它本身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得以丰富和发展，才不致变成僵死的教条，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本意的。马克思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① 列宁也曾指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该包括理论上的创造与实践上的探索，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国情作出科学的阐释，揭示、概括出其中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就不能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结合”，企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寻找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十分荒谬的。但是理论的实质是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创造就是对新的实际问题作出系统解释以指导实践，而且它离开实践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决定了“结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时期“结合”有不同的内容和目标，实现“结合”之后又会出现新的情况与问题，要求实现新的“结合”，前人的理论只能作为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出发点，不能直接当成全部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依据。这种“结合”的实现，还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实际上就是创造新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问题。方法不对头就找不到“结合点”，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成为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理论，任何时候专靠以往的东西都不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这种认识更加具有独创性，并且充满着曲折与艰辛，是在跌宕起伏中逐步推进的。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具有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面临着灭国亡种的险境。承续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传统的中国先进分子，前仆后继，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真理。所以，中国人民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把它当作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产物，并对于必须把它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历史任务就有某种程度的认识。陈独秀、李大钊当时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

都感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怎样将它运用于中国实际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马克思只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可走的路”，并未曾造好“一条现成的路”给我们去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 由于那时的主要任务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也缺乏足够了解，更没有实践经验作基础，故这些认识大多只停留在比较抽象的阶段，在思想上也没有产生进行理论探索——尤其是创造性、系统性的理论探索的迫切要求。后来经历了多次的成功与挫折，才懂得“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 “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③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革命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④ 于是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在长期艰苦卓绝奋斗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获得，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的新起点，又是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契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看，如果说上个世纪 30 年代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教条主义影响、独立自主地探索和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结果，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提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再度

①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20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42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5 页。

意识到必须继续寻找适合于自己国家特殊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种意识的觉醒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投入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并开始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指示缺乏独立自主的认识，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未能有效抵制资产阶级的叛变而遭到惨重失败。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同时选择了两条实行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一条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暴动，另一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农村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两条道路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那时犯“左”倾错误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虽然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但只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又把十月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全国苏区几乎丧失殆尽，在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训了全党，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终于挣脱了教条主义的樊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历史性飞跃。

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表面上重视理论而实际上不懂得什么是理论。毛泽东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①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产物和表现，因而理论的本质也是能动的。理论的能动本性决定它不会自安于精神领域，因为精神本身并不能直接改变现实、改变外部世界。理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必定要超越自身，指导或影响人的实践，去改变或维护现实。马克思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道理和根据就在这里。实践作为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和自然界其他自发运动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定的思想理论、动机和目的支配下的客观物质活动。任何成功的实践都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和途径便是寻求科学理论指导。也就是说，实践的能动本性决定它也必须超越自身，趋向理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就是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创造。理论与实践互相趋向对方，从而使“结合”有了需要和可能。但这种趋向对方的性质，只是理论与实践之间一般的辩证统一性、同一性，任何理论（不论其正确与否）与受其影响、支配的实践之间都有这种统一性和同一性，但这绝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教条主义同错误的实践也是一致的、统一的，却不能说这也是“结合”，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②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③ 曾经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灾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相互统一的，只不过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分析的那样：“这种脱离现实生活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8页。

‘理论根据’。”^① 所以提倡理论与实际（实践）相结合，并非主张任何理论与任何实际（实践）的统一，而是指以达到主观与客观统一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正确理论同客观实际、正确的社会实践相统一，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还是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② 也就是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从客观实际出发，选择经过实践证明的正确理论，用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充实和发展理论，这种结合才会由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如何认识和选择正确的理论？如何发挥正确理论的自觉能动性？如何将正确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的科学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就其本性、可能性与总的趋势而言，完全适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但马克思主义在何地何时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实践需要的程度。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客观情况千差万别并不断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把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囊括其中，更没有也不可能预先提供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方案。毛泽东说：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社会实践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类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也是无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7 页。

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靠《矛盾论》、《实践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②邓小平也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点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③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须与时俱进，因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性决定它们的“结合”是过程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动态与静态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历史的、变化的。一个政党、阶级、领袖或普通个人，过去“结合”得好不等于现在也能“结合”得好，过去与现在“结合”得好不等于将来一定会“结合”得好。社会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实践之中的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的开放理论，必然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向前发展。理论与实践这种运动和发展的本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辩证过程，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不作科学的研究是难以发现的，而且这种研究也是一件永无止境的过程。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还要求我们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连续性，又要注意其非连续性，不应该超越或落后于一定的阶段去“结合”，也不能把不同的阶段相混淆，更不可以在不同阶段之间人为地设置不可逾越的鸿沟，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结合”，就不能产生“真正的理论”。当今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到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页。

的机遇和挑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有人根据经济多样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出现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企图在“淡化意识形态”口号下削弱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他们或者恶意指责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公开提出以儒学作为“国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的那场“东亚热”讨论，就是伴随“中国化”呼吁而来的，其中有许多学术会议和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特别关注。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教条主义盛行的教训，有些学者认为原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需要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是，或倡导“寻找活的马克思主义”，或建议“中、西、马大融合”，或呼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重新解释，或致力于论证利用“中国传统文
化资源”来作为“中国化”的途径，有的甚至主张与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如干脆“用儒学替代马克思主义作为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关系到能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变化了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作出新的论证和补充，以此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就不能捍卫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恩格斯说：“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 这种形式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吸收新成果产生新理论。由于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的确已经过时，要求我们根据实际的变化大胆抛弃它，发扬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精神，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及时的补充和修正，否则就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现实生活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回答和驳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各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4 页。

攻击，这本来也是“结合”的重要内容，其结果必然形成相应的理论。真理是在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但是这不等于单纯的政治斗争和批判压制，正确、积极的斗争或批判只能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把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找出各种错误思想观点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在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比较早。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经“中国化”了。一些人倾向于把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是“被儒学思想方法的同化”，主要以费正清、列文森、罗兹曼等汉学家为代表。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改头换面的延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中国传统儒学同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列文森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井田制的翻版”，中国共产主义者撰写的历史似乎都是持有非儒学的态度，实际上只能把它理解为对儒学的继承。作为现代化研究的“新文化学派”著名代表罗兹曼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加强了儒学遗产的种种因素，他们攻击许多传统，却最终还是依赖于集体主义的、家族中心的、公社取向的、裙带关系的和个人化的极端联合。另一些美籍华裔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时，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类似，或者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唯科学主义”立场上的相通。也有的汉学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有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是产生于西方的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是儒学思想的继承或延续。还有的华裔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本来就与儒学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发展了那些与儒学传统相符合的因素。实际上，所有这些貌似相互矛盾的意见，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上的过程。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这是